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水清

和她的

男人们

王晓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水清

和她的

男人
们

王晓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清和她的男人们 / 王晓玉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ISBN 7-80673-185-7

I. 水...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915 号

丛 书 名: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书 名: 水清和她的男人们

策 划: 谭 湘 刘桂欣

著 者: 王晓玉

责任编辑: 刘桂欣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阿 罡 汐 鹭

插 图: 侯海波

责任校对: 李 欧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mail: hswyec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9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673-185-7/I·116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王晓玉

出生于上海,196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广播电视专业委员会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并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兼涉文艺理论,积有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理论专著一百余万字。文学创作兼涉小说、散文、影视文学,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紫藤花园》《凡尘·赛金花》《99玫瑰》等,中篇小说集《上海女性》《正宫娘娘》《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房客》等,散文集《请随我同游澳洲》《晓玉随笔》《人生百事》等,多种中长篇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紫藤花园》(16集),《上海女性》(三部曲,24集),《正宫娘娘》(改名为《全家福》,26集),《99玫瑰》(20集)等均由本人执笔改编。1998年获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



目 录

水清和她的男人们	(1)
妖戏	(36)
我要去远方	(105)
没有结尾的故事	(178)
畸变	(237)

水清和她的男人们

1



听说水清病了。传话给我的，是她丈夫白儒的老部下，上个月刚刚退休了的珍珍大姐。珍珍大姐人退心不退，敬业精神没有一丝消退，不但还依着当初当副主编时的惯例，每周一、三、五上午都到由她创办的《情爱健康》杂志去坐上半年，而且衷情不变地关心着我们申江出版社里的一应事务，从本社决定加入市世纪出版集团、我有可能被提拔为副总编这样的大事，一直到门房收发员赵老头已无痛割除痔疮、但从此失去了性功能这样的小事，她统统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宽带网速度的传播扩散，尽快尽早让全社人民群众都知道。她就是有这么一种嗜好，或者说是特点，或者说

是毛病。这改不了的毛病，使她虽然毕生写过几十份入党申请却永远也入不了党，因为党是有许多秘密的，党员是有守密的要求的。你听她是怎么向我传播水清病倒的消息的吧：

“水清又病了。”她说。

“是吗？这几天感冒的人特别多……”我说。

“呀小王你没听清楚，我是说水清‘又’病了！”她强调着重音。

“喔……你是说，她犯了……老毛病？”

水清患有癫痫病，可是她两年前到她在美国的女儿那里去，动了一次手术，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这我知道。

2 “对了，就是那个羊癫疯！这次还是大发作，昏过去半个多钟头，在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后来转观察室，呆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回的家。”

“有这么严重？”

“严重！怎么不严重啊！脸上都跌破了，大面积内出血，黑紫了一大片！”

“你……你见到她了？”

“啊，我也是听说的，她们家的安徽保姆跟我们家邻居的保姆是老乡，还沾着一点表亲的……”

她当然只能听说，不可能亲眼见到。她走不进水清的家。

我去看望水清。

我一直记着水清对我的恩德。

二十年前，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水清规劝我同意跟德贞离婚。

水清那时跟我同在华东中学当教师。

要知道二十多年前离婚很稀有。离婚是丑闻。离过婚的人



降为二等公民。当然，我前妻丁德贞不在乎。后来成为她后夫的、她那位当厨师的远房表哥已经调向外洋轮，挣的是外币。德贞的思想总是很超前，早在“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时，就已经领悟了中外合资的优越性。她在各式各样的明吵暗闹都达不到协议离婚的目的之后，向法院递送了诉状。

我拿到了传票。

我拿到传票这件事在当时本身就成为了我的罪状。

如果使用电影电视中的闪回镜头，我当时的风貌如下：

我像一只瘟鸡。乱蓬蓬的头发赛似一只鸟窠。脸色焦黄，失眠的眼睛肿胀着，眼镜的玻璃镜片上总是蒙着花花的灰尘。我还像只屋檐下躲雨的鸡。深秋的天了却还不知添衣，肩膀于是就总是如淋湿了的鸡翅般紧缩着而且高耸。我同时还像只斗鸡，无论对谁都三言两语不合便大吵，某日竟在课堂上对学生动粗，一把拎住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的衣领子要将他拖出去，不料那高二的儿子比我结实得多，师生两个终于纠缠在一起共同出了教室进了教导处。水清当时已经“官复原职”，是教导处的主任。

3

水清怎么处理那个让我扭伤了手腕子的学生，我忘了。我只记得她让那学生离开之后，天已转黑，教导处里只剩下了我和她两个。她站起身，将两个热水瓶里的剩余开水统统倒到一个脸盆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块毛巾，按进去，用手指拎起，嘴里咝咝地吹着，绞干，递到了我的面前。

“洗把脸，”她说，“有多少天没洗了？”

我把脸蒙进厚厚的烫烫的软软的毛巾，许久许久。

那是一块新毛巾，我感觉得到。

这感觉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脸上、手上。

我搓着毛巾的时候，她拿过我放在桌上的眼镜，用一块手绢细细地擦拭着上面的镜片。

“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听见她在说，“你跟德贞，到底还有没有真感情？”

我料不到她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发了呆。

她把我的眼镜递还给我。我透过一下子变得非常明亮了的玻璃片，望着水清。她比我大了十多岁，但是不见老，看上去像是我的大姐。她的目光里的确有着大姐般的关切和慈爱。

她直视着我说：“我问的是，你们俩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4 这样的问题，在那年月里还是很不时兴。“文革”刚结束，人们不习惯使用“感情”这个词。用这个词的时候总有一个限制词在前面，或是“阶级感情”，或是“革命感情”。与德贞多少年不和睦了，人人皆知，但从没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离婚诉讼一起，所有我的亲朋好友都撺掇我抓住德贞与她表哥的真凭实据，鼓励我偏不让想离婚的阶级敌人得逞。大家都告诫我应该拖死这个见异思迁的丁德贞，还有她的表哥，不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拖十年八年，看你丁德贞从粉面桃花拖成干瘪老菜皮，看你外洋轮上的厨房小帅哥拖成脑满肠肥的烧饭老师傅。法院的每次调解都只是为我提供与德贞唇枪舌剑的场所，我跟德贞一面对面就全心全意地演绎着阶级斗争。我作好了长期的、激烈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斗争准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离不成婚的胜利。我整个人，全部的思想，统统已经板结成钢铁练就的特殊材料，哪里还会想到从水清口中发出的这个词儿——“感情”，嘿，还是什么“真正的、夫妻之间的感情”！

我抽了一支烟。



水清走进走出地，先去拿了个烟缸，放我面前，再去倒了那盆灰糊糊的洗脸水，最后泡了两杯茶，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其间我想起了德贞当年的娇羞，现在的专横，当年的呵护，现在的冷漠，当年给我补过的一条小裤衩，现在留给我的冷馒头，当年我们共寝的棉被，如今我借住的学校食堂一角，还有，在家内家外她那一堆一堆向我掷来的恶言毒语，以及我的不亚于她的阴险毒辣欲置她于死地的种种还击。我当然还想起了我几次努力重续旧情，结果不是让她挥手掴开了伸过去的脸，就是一脚蹬出了被窝。

有没有感情？有没有真感情？我不断地问我自己。于是我还想起了昨天回家去取几本书时的一个细节：我走进家门，脸上碰到了她挂在房门前的东西。这是她的习惯，总把她那些洗净了的胸罩三角裤之类的小东西挂在门边，说是那地方通风，容易干。我当时立即嫌憎得想吐。我挥手把它们扯下，扔进了墙角。而我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我以前曾细细地欣赏过它们，甚至有一次，还有滋有味地嗅过它们。有没有感情了？还有没有真正的、夫妻之间的感情？我把烟屁股按进烟灰缸，一口抿干了面前的茶，回答了这个问题：

“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真的？”

“真的。”

“那么，同意了离婚罢。”她说。

“可是……”我挣扎着。

“没什么‘可是’的。没有感情没有爱，你还要这个婚姻

干什么？听我的话，离了。”

几天后，我听从了她。

没多久，倩倩走进了我的生活。

应该用水清的话来这么说：倩倩走进了我的感情。

听从了水清，把“感情”这个东西移到我思考和处理跟德贞关系的第一位，我命运之车果真来了个大转折。我从此脱离噩梦，步入了灿烂。

我想给病中的水清带点水果去。

6 一家“联华”，一家“华联”，对峙着坐落于离水清家不远的那个十字路口。这两家不知是谁先谁后的国产超市，总令我想起杭州“娃哈哈”注册登记了“哈娃娃”、“哈哈娃”、“娃娃哈”等等名目以避免侵权的著名高招，而且还使我想起“窝里斗”这个词语，所以我通常不喜欢上那里去买东西。况且今天我必得买些像样一点的水果去见水清。我绕开了它们。过去一条马路，就有一家叫什么“量贩”的大卖场。尽管这个暧昧的“量贩”名目也使我不舒服，但里面充沛的货源，想必是能保证我买到水清所中意的水果的。我向那高悬着“量贩”招牌的地方走去。

水清是个很挑剔的人。

梨中她只吃天津鸭梨。苹果只吃大国光。肥而涩的进口香蕉不会要的，只中意甜而糯的广东小香蕉。橘子不进她家的门，那倒是后来她得了癫痫之后的事，说是橘子热性，容易引发痰厥。她最爱吃的我记得是柚子，当然必得是沙田柚，让她的丈夫白儒为她剖开，去除了黄皮，再一层层地揭去白衣，最后一瓣一瓣地放在果盘中，由她任意取用。为了从学校调到白儒的出版社工作，我在九十年代初那一段时间常去她家，亲眼



见到集社长、总编、党委书记三职于一身的白儒同志如何耐心、细致而且熟练地剥柚子，而我们的水清大姐，则如何从果盘中取过那干干净净的果瓣，一小口一小口地放进嘴里。她那种优雅的姿态，他们夫妇俩那份和谐和温馨，我至今历历在目。

白儒比水清只大五六岁，但是见老，两个人坐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个爹一个女儿似的。

白儒娶水清时年过三十，水清二十六岁。水清爱整洁，要我看是有点洁癖的了——她亲自对我说过，她身上的衣服，无论内衣外套，都是一定要经过熨烫才上身的。我完全相信。我到她家里去，就亲眼见到我们的白社长在熨衣服，熨的是一条呢裙子。我那时候实在忍不住，莫名其妙地说：

“白社长，您，您还擅长这个？”

7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大不敬，悔之不迭。岂料我们的白社长在嗤嗤作响的熨斗和浓浓白白的蒸汽后面给了我一个幸福无比的笑脸，并且回答我道：

“我熨得比她好，能者多劳呗！”

他俩结婚多年，没有生育。我听许多人说过，没有生育过的夫妻如果恩爱，那就天天像新婚一样。

我去“量贩”没买沙田柚。不知道是沙田柚本身已经退化了呢，还是上海市面上号称沙田柚的其实都是假货，我记得病情前不久买回的两个，一个水卤卤地酸得倒牙，一个硬邦邦干得如同木屑，令我对这个品牌完全失去了信心。我看见了一种洋水果，而且马上认出了它叫“以色列红心柚”。我认得它就是在水清的家里。那是好几年前了。水清和白儒决定去美国探亲。水清与白儒结婚前育有一个女儿，在美国考取了从医执

照，开了私人诊所，特邀老两口去参加开业典礼。水清临走约我们几个聚聚。她招待我们时端出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都不识，认为是发育不全的胡柚。白儒那时候还在当着我们的社长，平时在办公室里审稿发稿一丝不苟严厉得常常不通人情，可是在他和水清的家里，还是一脸温顺地动手剖柚子。他把那粉红色的柚肉剥出来让我们尝，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可是水清却咂着嘴称颂这洋货道：

“柚中极品，真是柚中极品。你们真没感觉到？这种细，这种嫩，这种鲜味！”

想起了那一幕，我就让营业员为我装了满满一袋这个“以色列”。加入“WTO”了，这类东西一下子就平民化了，不贵。可是，对于那位向来很有点崇洋媚外的水清来说，却应该正是投其所好的了。送到她的病床上，想必能让她高兴。

8

我怎么用上这个“崇洋媚外”的词儿了？

这是哪个年代的话语？

提着网篮等着付款时，公元一九六六年，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年份，我所见到的水清，兀然浮上我的脑际。

水清站在搭得高高的水泥平台上，脖子上挂着木牌。

那年我在华东中学已经念到初三，我认得这个教导主任。

非但认得，还因为几次打架被揪到教导处挨训，我恨她。

我兴高采烈地挤到台下，站在最前一排，仰头看她。

我看见她没穿鞋，但也没光脚。她的袜子很新，而且很白。

她的裤线笔直，像刀刃一样。

然后我就看到了她的鞋子，原来是挂在她的脖子上的，用鞋带系住了，左右两边各一个，而且破了，好像是用什么特意



划破了扎破了或者是剪破了的。

她胸前挂着的木牌很沉，于是她再也不想过去那样总是挺着胸昂着头了，她弯着腰，低着头。

我读着那木牌上的字：“崇洋媚外……”

突然有人在领头高呼口号。

我看见一侧竖立的麦克风前，站着我们的班主任戴珍珍。

她在上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教语文。

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比我们唱女高音的音乐老师还要锐利：

“打倒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小姐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水清！”

这句口号实在太长，依着这位戴珍珍老师过去给我们上的语法课，这是一个动宾词组，中心词是“打倒水清”，其余的全是修饰词，包括三个套用了偏正结构的定语：“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小姐”、“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么长的连环式结构的口号，喊起来是十分地费劲的。但领喊的珍珍老师毕竟是中文系出身，她在喊叫时很懂得将这个冗长的结构分成若干层次，而且懂得运气，在每一个层之间作一小小停顿并微微呼吸一次，如下：

打倒（紧紧连接）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小姐（微呼吸）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分子（小呼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呼吸，提足气）水清（拉长尾声）！

她字正腔圆，一字不落，语气连贯。可是轮到大家的呼应，却出了问题了。

问题出在批斗水清的会场设在我们华东中学的大操场上，太地大物博，太人口众多了。大操场向来是我们华东中学的骄傲，不说那些篮球场、排球场，就是那一圈椭圆形的跑道，不

多不少正好四百米，用来进行田径比赛，其平整，其开阔，其规范，在我们这个区的中学系统里，也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场地，开运动会合适，搞运动开会却不合适。想想吧，这么大的地方，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本校师生，还有许多闻讯“串联”过来了的别的学校的“小将”们，甚至还有许多邻近工厂邻近里弄里的戴了红袖章的爷叔阿姨们，简直都有点人山人海的气势了，我们的珍珍老师却领着大家来喊这么长这么复杂的一个动宾结构，要大家即刻记忆，要大家当场复述，可实在真是难为了我们大家了。真是的，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有点像是当下电视台里常常出演的游戏节目、智力竞赛了。其结果呢，千把人齐声呐喊出“打倒”两字之后，就再也难以统一行动、统一口径、同心同德、同步前进了，开口时的气势磅礴、排山倒海，愈往后就愈是参差不齐、节奏混乱、每况愈下、虎头蛇尾了。当然，这句口号的结尾大家是记得的，那就是今天的挨批主角：水清；在那年月里呼喊口号的发音操作程式也是已经普及化了的，那就是：运足气，拉长声，提高音频。所以无论我们大家对这句口号的记忆有多么地丢三落四残缺不全，但最后落实的终结点，大家都是不会忽略的。于是，人们有的前、有的后、有的早、有的晚地，也如同领喊人一样，把“水清”两字锐声高呼了出来，在我们的大操场里，造成了非常动人的空谷回音式音响效果：

水清……水清……水清……水清……水清！

拎着“以色列红心柚”往水清家走去时我想，当年给她定下那三条罪状，即使到现在看来，好像也还是不无道理。

水清出生于名门商家。家里好像是在南京开丝绸厂的。她父亲活到九十多岁，前几年刚刚去世，追悼会上他所在的一个



什么党派还出席了一位中央主委，致了悼词，称水清她老爹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著名实业家水某某。水清生于公元一九三四年，这不，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十多年呢，这十多年，过的不就是“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怪不得她一辈子都要熨了衣服才出门，怪不得她的裤线总绷得笔直，怪不得她的袜子雪白，怪不得她没上过外国语大学却可以教初中英语，怪不得她向来就爱吃西餐，而且能把一把刀两根叉三只调羹用得精熟，怪不得她到老了还会交口称赞这个没什么特别的以色列柚！

说起来水清她爹是个留英归国人士，可是统领家庭时还是封建脑瓜子一个。水清十五岁那年，老水先生不由分说地就把她许配给了一家毛皮商的公子。水清届时正与自己的英语家庭教师闹恋爱，那小子是个洋人，说是来中国传教的，却违反教义勾引自己的女学生。水老先生其实是识破了洋人的中西合璧阴谋的，于是就早早安排了女儿的婚事。故事的发展与许多当今电视剧一样，水清坚决抗婚，并且在洋鬼子帮助下，从南京逃到了上海。按通常的故事发展情节，崇洋媚外的水清应该跟了洋鬼子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结婚，生孩子，跟了到英国去，但水清命不该洋。她正巧摊上了社会大变动时期。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接着就宜将剩勇追穷寇，再接下来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洋人突然之间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水清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了上海，开始新生。

四十年后，洋鬼子方才重新露面，届时为美国著名汉学专家，在哈佛大学任终身教授，须发皆白，拄着拐杖。我有一次到水清家去见到过他，望着他时不禁想，这洋鬼子或许到现在也不知道，与他重新会晤的两鬓苍苍的水清在公元一九六六年所得获的三大罪名中的首条，就是因为了那一段一点结果也没

有的初恋！

批斗水清时全场乱糟糟高喊的诸多罪名中，第三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算什么？那时候你只要当着权，统统地都让划拉进去了，我家一位老姨妈，只不过是居民小组长，白天收收水电费，晚上摇着个铃铛叫唤大家“火烛小心”的，也让弄堂里的一帮子挂了红袖章的无业游民拉了去斗了一次，胸前贴一张墨迹淋漓的纸，上面书写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水清那一年年初，刚刚升任教导主任，焉有不入流之理？

水清最令人激动的罪状，当是那第二条第一款即“腐化堕落”这四个字。

12 “腐化堕落”这四个字，无论写出来看还是喊出来听，都极富冲击力、感染力、想像力，还有诱导力。水清挂着的木牌上有这几个字，让大家读；批水清口号里有这几个字，让大家喊，兼之脖子上刻意安排上了的两只破鞋，作道具，作诠释，其实那就是昭告天下，所有的人，都拥有了解和探究有关水清生活中最为隐秘的那部分内容的权利。这权利在那时实在是太珍稀了。那时光里不能谈情，谈爱，遑论谈性。大家都认同“情、爱、性”与“封、资、修”同义。但大家又都明白“腐化堕落”跟“情、爱、性”有许多内容交叉重叠。没有谁有胆量公开宣称要阅读、探究、谈论情爱和性，但所有的革命群众都拥有阅读、探究和谈论如水清之类人的“腐化堕落”的全部内容并且扩散其具体内容的权利。于是，批判“腐化堕落”的“牛鬼蛇神”具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许多人相邀着，开批斗会去！听批斗会去！看批斗会去！许多人专门找那种挂了破鞋戴了纸糊的高帽子而且上面赫然书有“腐化堕落”字样（或是“大流氓”、“坏分子”之类同义词）的批斗会，如同乡下人看